



株洲视频号

株洲新闻网

掌上株洲客户端

中共株洲市委主管、主办
株洲日报社出版



览胜东阳湖

欧阳跃

江涵秋影雁初飞，与客携壶上翠微。

秋高气爽，艳阳高照，正是秋游好时节，又适逢九九重阳。望着天上南飞的大雁，邀上三五个好友，去畅游茶陵东阳湖，去领略大自然的如画美景，实在是一件十分惬意的事情。杜牧的这首重阳登高诗，描述的正是此时面对东阳湖青山绿水的大好心情。

东阳湖湿地公园旅游观光区，位于井冈山、炎帝陵、南岳三大旅游区之间，罗霄山脉中段的茶陵县舂陵乡和桃坑乡境内，距县城15公里。从县城牌城大道驱车往东，车行约30分钟，到达东阳湖洮水电站大坝山下。迎面一座秀丽的山峰映入眼帘，爬上这座山就能一观东阳湖的美景。彼时，我抑制不住心中激动，将头探出车窗仰望大坝，只见那210米高的坝顶耸入云霄，犹如一个擎住苍穹的巨人，甚是巍峨雄伟。

车子沿着蛇形公路，在烟雾缭绕、如梦似幻的大山里，向坝顶蜿蜒上行。那大坝像藏猫猫一样时隐时现；一隐一现间，不断地变换着角度高度，也不断地变换着身姿。它时而像一位婀娜多姿的少女，在晨雾的半遮半掩下翩翩起舞；时而又像一位威严的卫士，守卫着东阳湖。登上坝顶，迎着朝阳极目远眺，半山腰上的湖面极为壮观。“高峡出平湖”，整个东阳湖就像是悬在半山腰的一面镜子，把两岸青山、蓝天白云尽收镜中。其景之美，不禁使人生出“此景只应天上有”的感叹。

湖面袅袅飘浮着一层如烟薄雾，微风吹拂着湖水，泛起层层涟漪。阳光下，浩瀚的湖面波光粼粼，借着不断升腾的雾气，仿佛一湖碧水在沸腾。两岸层峦叠嶂的青山上古木参天，山峰间峡谷中，潺潺流淌的清泉，仿佛正向游人叙述着一个美丽的传说。两岸青山与湖中碧水相互衬托，相互辉映，好一派湖光山色，好一处人间仙境，即便真有蓬莱、瑶池，大概也不过如此吧。

顺着大坝旁青石砌成的林荫仿古石道，来到游轮码头。登上“东阳湖号”游轮，去真正体验一把游山玩水，实在令人惬意。游轮一路溯江而上，依着山势，湖面时而宽阔，时而狭窄。船行十几分钟，转过一座大山，眼前出现了一片宽阔的湖面。尤为壮观的是，湖面耸立着一座座或大或小的岛屿，岛上苍松翠柏，酷似漂浮于水面的绝色灯塔，忠实地为游轮导航。景色倒映在水中，在晨雾笼罩下，几分清晰、几分朦胧，神秘神秘地使游客不知到底是梦，是幻，还是真。

小岛如座座小山，被两岸连绵起伏的大山紧紧环抱，它就像母亲呵护儿女一样，把东阳湖紧紧地揽在怀里；小岛也像婴儿一样，依偎在东阳湖母亲的怀抱中。真是山在湖里，湖蕴山中，山水相连也相依，勾勒出一幅浑然天成的山水美图，丝毫看不出人工雕饰的痕迹。导游小姐告诉游客，湖中的小岛是电站修筑大坝蓄水所致。整个东阳湖里，这样的岛屿有近百座，一些大的岛屿，将来会开发成旅游景点。听她这样一说，满船游客一脸的惊悚。

游湖观光的两个多小时不知不觉就过去了。望着两岸倒掠而去的高山，我瞬间读懂了李白的“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”。美丽的东阳湖，它或许不及鄱阳湖那般浩瀚，也不如洞庭湖那般富庶，但它自有其独领风骚的钟灵毓秀。与名湖的浩瀚、富庶相比，它更像具有牛之精神的茶陵人，显得是那样的狂野豪放，又是如此的婀娜精致。

“五岳归来不看山”，如果当年的徐霞客游历茶陵时就有了东阳湖，他肯定也会说：东阳过后不游湖。



山脚下，被桃花簇拥着的客家民居

大姑山下，怒放的桃花



桃花春涨： 流淌在大地上的盎然诗意

钟志刚

意已在这片土地上足足流淌了三百余年。

（二）

故土记忆中的桃花春涨，一半是诗，一半亦是人间烟火。

在那静谧的山村春夜，年少我正在窗前挑灯夜读，一阵阵春雨洒落，时而急促，时而舒缓，似乎暗合宋词的节奏韵律。不多时，远处大姑仙山脚下的岩前瀑布传来哗哗的水声，奏响了春潮的序曲。

“涨桃花水了！明天一早要开犁了！”早已睡下的父亲，披衣而起，喃喃自语。

翌日清晨，山色空蒙、清风激荡，细雨有一阵没一阵。院子里各色植物，早已饱饮了春水，叶子绿得发亮。院门口那棵老桃树下，一片落英缤纷，粉红的花瓣层层叠叠，像碎了一地的心事。

农人们披着蓑衣，戴着斗笠，不约而同地赶着黄牛在田间耕耘，吆喝声此起彼伏。新翻的泥土里散发着春天的气息，也估计钻出了不少蚯蚓、泥鳅，惹得鸭子们拍打着翅膀，追逐着争相抢食。

母亲去给犁地的父亲送田饭，我跟着去“掌牛”（客家语：放牛）。父亲蹲在田边的一棵桃树下，就着糯米酒吃下一块粉蒸肉，望了望一树带雨的桃花，郑重其事地说：“秧田里的稻子发芽了！”

母亲自然懂得话里的弦外之音——又到酿春酒的时候了。农谚说“桃花水涨三分，秧苗能长一寸”，预示着天时人事日相催。锄田坎、犁田、施牛粪、耙田、扯秧、薅田、种豆、扯草、耘田……一桩桩农事都将接踵而至。长时期在泥水里劳作，驱寒祛湿、缓解疲惫，自然少不了桃花酒的慰藉。

村里的农妇都会酿酒。每至桃花怒放时节，母亲也总会放下农事，精心酿造一两坛桃花酒。

这天晌午，母亲轻轻舀起一勺勺清激的井水，将湿润的糯米浸泡起来。喝饱了桃花水的糯米粒粒饱满、洁白如雪，随后被盛进饭甑里经大火蒸熟。出锅后，母亲小心翼翼地拌入酒曲，又动作轻柔地撒入一把娇艳的桃花，那粉红便如春日里的绮梦，在酒料间睁开……

父亲嗜酒，常说：“桃花水有灵性，桃花酒能养生。”每当看见他啜溜啜溜地品啜着，我猜想那酒里一定蕴藏了春的温柔与烂漫。

十来岁的我对酒不敢奢望，只期待喝一碗客家“糟娘粥”。三日后的清晨，发酵的酒里隐约传来酒香。母亲舀出满满一碗“酒娘”，倒进熬好的米汤里，磕两颗新鲜的鸡蛋，再撒上一把粉嫩的桃花，便是上等的点心。

桃花水漫过村庄，滋生各类新鲜食材，也唤醒了春天的味蕾，桃花酒、糟娘粥、青团、艾叶米糍、禾线米糍……在节气里一一应时登场，将琐碎的日子调和得韵味悠长。

年年岁岁，桃花水来了又去，去了又来，潺潺流淌的不仅是一江春水，更是大地上晕染开来的盎然诗意、大山深处的烟火人间。

二十岁那年，我仰头饮尽一大碗桃花酒，与父母一起赤脚走进涨满桃花水的田野，插完一季秧苗，便远离故土，此后每见桃花盛开，春潮般的乡愁便心头荡漾。

（三）

又是春潮涌动时，唤醒我对故土春天的眷恋，不知那桃花春涨的水纹里，是否还藏着逝去的年华旧梦？

春雨霏霏之际，我回到故乡炎陵，又品桃花酒，再续家乡情。

如今，这里已荣膺“中国优质黄桃之乡”，桃花也鲜活成了罗霄山脉春天最美

的表情！在中村、壘溪、霞阳等地，我看到漫山遍野的桃花正肆意盛放、灿若云霞。一年一度的桃花节正如火如荼，春游的人们在此赏桃花、品美食、打卡周边景点，体验着古“鄱县八景”之“桃花春涨”的现代升级版。

在老家大姑仙山脚下的仙坪村，时而阳光明媚，时而烟雨空蒙，粉墙黛瓦的客家民居点缀在万亩花林当中，构成一幅幅和美的乡村画卷。你看！依山傍水遍植桃树，远观是“满树如娇烂漫红，万枝丹彩灼春融”（唐·吴融《桃花》），细品则“桃花浅深处，似匀深浅妆”（唐·元稹《桃花》）。

慕名而来的游客三五成群，纷纷掏出手机，或操控着无人机，将烂漫桃花转化成一幅帧精美的照片，不断地在朋友圈传递着春天的浪漫。路边一位画画的女孩，正用水墨勾勒山水的轮廓，一朵桃花不偏不倚，落在画稿上，宛如锦上添花。

在熟悉的青石板小桥上，溪水依旧潺潺。几瓣急性子的桃花，等不及清风相送，扑通一声跳进春水的怀抱。花瓣被春水托着漂流，像一封封粉色的信笺，有的卡在石缝里，有的漂向远方。我俯身掬起一捧桃花水，仿佛捧着一个桃花春涨的陈年旧梦。

时光荏苒，故乡的桃花春涨依旧，但传统农耕的景象却已悄然改变，心底有一丝藤蔓悄然生长，缠绕着对过去的眷恋，也蔓延着对未来的隐忧……

沉思间，果园深处飘来一阵客家山歌，高亢而悠扬。我轻咳一声，那歌声戛然而止，紧接着桃树下探出一张笑脸。

我愣了一下，认出这位头戴耳麦正在直播的农家子弟。早年他痴迷于吹拉弹唱，不事农活，为此没少挨父母的斥责。听说近年“触网”唱山歌引流，推销土特产，成了远近闻名的“新农人”！

我开玩笑地说：“阿牛牯，你又不务正业，你阿爸没用牛条子（客家语：赶牛的鞭子）抽你？”

路过的老支书接过头话头说：“哪舍得抽？阿牛牯现在是能人，一场直播卖桃，收入抵得上他阿爸种地半辈子呢！”

这番变化，令我吃惊！走出好远了，那质朴的歌声还裹挟着花香悠悠传来：

“春风轻吻罗霄山岗，万亩桃林酿出胭脂芬芳，露珠滑落，打湿竹篓盛着的晨光，阿妹笑脸盈盈，酒窝里藏着一窖蜜糖。

哎哟哟——
哎哟喂，炎陵！
三月花开如梦入仙境，
七月桃熟似人间天堂！
哎哟哟——
粒粒黄桃，都唱山泉长大，
甜透远方，温暖时光……”

我细细品味着，或许失落与担忧是多余的。老家，这片深爱的土地，正经历一场静水流深般的变革，也正迎来嬗变之后的新生。三月赏桃花，七月品黄桃，它不仅成为远方游客心中梦寐以求的“桃花源”，更点燃了一代新农人的无限憧憬。

刹那间，我领悟到——“桃花春涨”景致，从来不是文人墨客的专属风雅，而是每个平凡生命都能欣然接住的——春天抛向人间的温柔馈赠，它承载着故乡的记忆，也寄托着未来的希望。

桃花灼灼，春意正浓，若您得闲，去炎陵的大山、田野、果园、溪流里找找春天吧——说不定有几瓣桃花，正等着让你拾起，藏进岁月的书签呢！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
yzhy83@163.com

诗润株洲

船山先生与 攸县名刹的佛缘

郭亮

洙水东浮岳阜西，鱼书遥问武陵溪。
千峰旧访孤轮月，双脚难拼一寸泥。
大誓余生闻虎啸，衰年残梦弄驴蹄。
东山只履归何日，草软烟柔一杖藜。

清康熙二十四年（公元1685年），时任攸县宝宁寺住持的释智韬禅师收到老朋友王夫之（字而农，号姜斋，又号夕堂，晚年隐居衡阳石船山，著书立传，自署船山病叟、南岳遗民，学者遂称之为船山先生）托人从衡阳送过来的信，随信附来的还有七律一首，略述自身近况，以及急于渴慕见面叙旧的情感。

地处攸县黄平桥镇乌井村的宝宁寺，始创于唐天宝10年（公元751年），是湖南开创最早的佛教寺院之一，佛教界向有“北有少林，南有宝宁”的说法。时任宝宁寺住持的释智韬，字舌剑，一字万峰，衡阳人，俗姓刘，幼年披缁，十七岁圆具，二十五岁参学于南昌百丈石涧润大师，得印可咐嘱，为曹洞正宗第三十世。曾退隐梅峰隐居四年，想到“只是自利而不利人，终非祖师心”，开法席于龙溪寺，弘法于衡阳东山。

康熙四年（公元1664年）三月初三，攸县僧俗人等联名上书，恭请释智韬前来攸县任宝宁寺住持。其时的宝宁寺，因连年战乱，早已破败不堪，释智韬任住持后，猛力更旧购新，历时十年，建成21座殿堂，修复了长髯、石室墓塔，并广收弟子，弘扬佛法，使宝宁寺成为曹洞宗后期兴盛之地。

当然，释智韬住持宝宁寺期间，最大的功绩还是主持修撰了《宝宁寺志》，并邀请著名思想家王船山撰写序言，成为佛教思想史上又一桩难得的佳事。

现有典籍无从稽考释智韬与王夫之的交情始于何时，唯有一点可确认的是，二人都是衡阳老乡。

青年王夫之曾积极投身反清大业之中，兵败后隐居石船山，以著述名世。清廷地方官员曾慕名而来拜访，想赠送些吃穿用品，但都被他拒绝，还自撰对联一副以回：清风有意难留我，明月无心自照人——意思是我是明朝遗民，自然不会接受你清廷的施舍……

但是，当释智韬邀请王夫之替《宝宁寺志》撰写序言时，王夫之却一口应承了下来——要知道，主持修撰《宝宁寺志》虽是智韬大师发起的，但主其事者却是攸县父母官，当时的攸县县令余三奇——可见二人交情匪浅。

不特如此，除了撰写序言之外，王夫之还亲临攸县，参与寺志的纂修校阅工作，校阅厘定寺志卷二《语录》和《像赞》。今寺志金汤姓氏名单中题：“王夫之而农，衡阳人，孝廉”卷二卷端署：“衡阳王夫之夕堂父同阅”，便是明证。

回头再说王夫之的这篇《宝宁寺志叙》，全文虽仅541字，却对禅宗由两系发展为“五叶”的历史原因做了精辟的论证，并肯定了宝宁寺在禅宗史的地位，成为佛教史上重要文献资料。

释智韬来攸县后，曾三次回衡阳，写下《三过东山吟三复》的诗文，因不见王夫之而“迟回侧尔”，称其“无愁人不愁耳”。王夫之见诗后，在《万峰和尚三复吟题词》中说，“老汉以我为无愁人也乎？无愁者而后可与语哉，吾将于禅师游于溟潭之郊而得之矣！”表达了双方生死之交的感情。

文前之诗亦有同样的情感蕴藉其中，智韬大师接信后立即回信给王夫之，强烈要求会面叙旧，并在信中近似疯狂地提出“不愿成佛，愿见船山”的渴求。然而，造化弄人，没等到王夫之前来叙旧，在此信寄出后的第二年，智韬大师便唱着“月满乾坤水满溪，我唱还乡曲曲西，果然枝头蒂自落，永无人间借岩栖”的《临终偈》而圆寂。王夫之深以为憾，做五律一首以为悼念：

大笑随吾党，孤游有岁年。
从来愁虎啸，几欲试龙渊。
别路琴心旧，他生锦李传。
瞿塘烟柳在，洙水接湘川。
洙水接湘川，王夫之在悼诗中的结语不幸而言中，康熙三十年（公元1691年），王夫之亦因病而逝，与智韬禅师同游“溟潭之郊”，共语“无愁”话去。